

# 阁院寺时隔17年恢复常态化开放 千年辽构承古韵



文殊殿内裸露出来的部分壁画。(受访者供图)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，地处太行深山的河北涞源县城格外热闹——时隔17年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院寺正式恢复常态化开放。



二



这是阁院寺内的飞狐大钟。(受访者供图)

一

学界普遍认为，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建造于辽历十六年（公元966年），是我国现存“八大辽构”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座。此前这座千年古刹因修缮未常态化开放。

“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，我们制定了科学规范的游览管理方案，让古建筑‘活’起来、‘火’起来。”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郝鑫说，“五一”期间，阁院寺累计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，成为涞源文旅一张新名片。

步入寺中，沧桑古意扑面而来。

阁院寺从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、文殊殿、藏经楼，其中天王殿、藏经楼为明代建筑，居中的文殊殿显得尤其古朴庄重。殿前两株千年古松，见证了这里的变迁。

“五一”期间，当地文旅部门每天安排6场免费讲解，涞源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安志敏便是讲解员之一。

1997年退伍转业到此工作直至退休，安志敏常年接待高校师生和专家学者，全程跟随、虚心求教……时间一长，他从“门外汉”成长为“土专家”。

“从寺内保存的石碑和清光绪《广昌县志》（涞源旧称广昌）来看，阁院寺在汉代初建，唐代重修。”安志敏对游客们说，这样一座千年古建得以留存实属不易，我们应该保护好、研究好、宣传好。

文殊殿有着中国古建标志性的大屋顶，出檐深远，斗拱雄壮，远看如雄鹰展翅翱翔，恰如《诗经》所云“如鸟斯革，如翬斯飞”。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曾评价，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已达到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的境界，文殊殿便是绝佳范例。

雄浑之外，更藏精细巧思。

殿前常见这样一幕：不少游客不进入殿内，而是站在窗前仔细端详。“这里保留着辽、元、明、清多个朝代的窗棂，简直就是一个‘古代窗棂博物馆’。”北京游客王继宇感慨道，“若不仔细研究分辨，还真不知其中学问这么深。”

安志敏说，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门窗易损难存，文殊殿的窗棂历经多次破损、更换，逐渐形成多个朝代窗棂共存的独特格局。

推开殿门，顿生宽敞之感。《涞源县志》记载，文殊殿面阔三间，进

深三间，成正形，边长16米。“这么大的建筑，内部竟然只有四根柱子支撑？”游客梁奕的话，道出不少人的疑问。

安志敏耐心讲解：“文殊殿采用辽代建筑典型的‘减柱造’方式，原本仅有两根立柱，有效改造殿内空间，另外两根柱子是后人为保护建筑所加。一千多年来，文殊殿从未落架大修，完好保留辽构风貌。经天津大学、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测定，两根原柱为唐代木料，沿用至今。”

正午时分，游客们热情不减。

三

走出殿门，安志敏指向文殊殿东南侧的一口铁钟——飞狐大钟，讲起一个故事。

宋辽时期，涞源地处宋辽边界，曾称“飞狐县”，铁钟遂得此名。这口钟与文殊殿风雨相伴900余年，已露锈色，但钟体厚重，音质极佳，史书称其“浑浑然有太古之韵”。

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涛考证，飞狐大钟铸造于辽天庆四年（公元1114年），钟高1.6

米，口径1.5米，重约两吨。钟身所铸的1200多个汉字和55个梵文，更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。

“铭文反映了辽代晚期宗教信仰、官职制度等情况。”梁松涛说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，辽代在不同层面受到汉民族的影响，这种影响贯穿于辽代始末。

“辽代寺庙大多坐西朝东，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，认为东方是四方之首。文殊殿在唐代寺庙基址

阳光透过窗棂，照亮了墙壁上被黄泥覆盖的壁画，引得众人驻足。

文殊殿东、西、北三面墙壁上有大幅壁画，大部分被黄泥覆盖，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，可以看出壁画线条流畅生动，采用了“沥粉贴金”的手法，尽显唐代遗风。

莫宗江在《涞源阁院寺文殊殿》一文中记载，原壁画是一幅贯通整个墙壁的大构图，该壁画配合原来当中的主像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题，和四壁上强大的斗拱所构成的气势，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。

上重建，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风范，这体现了某种文化认同。”安志敏说，辽代木构建筑延续了唐代“以势壮为美”的审美风格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见证。

风雨千年一寺中。古寺、古建、古钟无言，却讲述着无比精彩的故事。置身其中，眼前仿佛不只是一座千年的建筑，更是“活”了一千年的生命。（新华社）



阁院寺文殊殿的窗棂。新华社记者 苏凯洋 摄